

# 尼克森訪俄之展望

畢英賢

本文寫在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莫斯科、與俄共高層舉行「實質」問題會談的前夕。回顧在幾年前，當尼克森剛剛當選美國總統之時，俄共對他所表現的態度極為冷淡；現在俄共領袖布里茲涅夫却表示：等待着尼氏的訪問，並將殷勤接待（註一）。相比之下，似乎是一個諷刺。事實上，以國際形勢論，今非昔比；以政策方針論，雙方皆已調整。在新的情勢中，執行新的方針，以新的態度出現是自然不過的事。

今年二月，尼克森已訪問過中國大陸，並與共匪發表別具一格的、自說自話的「聯合公報」。不管怎樣，應當把尼克森的訪俄與訪匪連繫起對待。尼克森本人認定這兩個訪問的目的相同——促現和平，乃是「和平之旅」的先後兩個站，但是，在本質上、效果上與所涵蓋的意義上，自有相當的差異。誰都知道，美國總統紆尊降貴跑到北平是出自李辛吉博士的新均勢構想，大有聯毛制俄以安天下之意。他們想遊說毛匪及周匪恩來，令其相信，蘇俄在亞洲的力量成長才是共匪的最大問題；容忍美國在東南亞保有有限勢力對共匪是有利的。匪美之間究竟訂有什麼秘密協議，這是外界包括蘇俄在內所猜疑不已的。

換一個角度看，尼氏訪匪是敲開共匪竹幕之門，是企圖建立「關係」的開端。他的五月廿二日訪俄之旅則是藉新的形勢，同蘇俄高層商談如何發展美俄關係，如何調解國際重大問題。就其可能討論的問題言，將較尼、毛、周所討論者具體、廣泛、重要；就其效果與影響言，將較大、較深刻。

當尼克森訪匪區之時，俄共深感不安，甚致狐疑之情溢於言表；如今尼克森訪俄，共匪自然會經驗同樣感覺。尼克森訪俄可能減弱他訪匪所產生對匪有利的效果；對華盛頓而言適足增強其效果。

自從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之後，共匪機關報並未放鬆對「美帝國主義」的攻擊，最近匪「人民日報」指責蘇俄與美國爭奪地中海霸權（註二），並

說美國「擴大侵略越南的行動」暴露了它的「侵略面目」，揭穿了它的「和平偽裝」（註三）。

另一方面，美俄的對立不僅在於勢力範圍的爭奪，而且在於意識形態與社會體系的根本差異。尤其後者，乃是歷史性的對立，即使按照俄共的「和平共存」原則來解釋也是無法調解的。現在，美國高唱「談判的時代」來了，但對立的形勢並未被它取代。姑且不論「談判的時代」究竟能產生多少「兌現價值」，在現階段中「和平共存」與「談判的時代」能否發生諧振作用也令人懷疑。

近年來，美國的政策方向業已轉變。這個轉變不是自然發生的，而是導源於蘇俄與共匪作風的轉變。自然，越戰的失利、美元的貶值也在這些轉變中發生了一定的作用，但終究不是主要因素。

在這個世紀六十年代中的大部份時間內，在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與詹森任內，美國政府亟圖與蘇俄在很多對立的問題上廣泛求取諒解，以對付正在成長的、極具危險性的中共勢力。後來，美國人發現，蘇俄方面所關心的祇是有限度的調解。他們的願望祇限於防止中東戰事的擴張、簽訂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同美國平分共享核子獨佔。到現在為止，蘇俄所擁有的陸上基地飛彈的數量已達美國的一半。蘇俄在潛艇飛彈的生產方面明年可超過美國，但是它仍拒絕討論限制潛艇飛彈的生產。

從另一方面看，如果說美國已放棄圍堵蘇俄與共匪的政策，也不切實際，如果我們把「圍堵」這樣解釋：限制共匪或蘇俄權力的擴張、限制其在共產世界以外再建立其附庸。

莫斯科方面一向表示，願意同華盛頓達成某種形式的共存，所謂共存乃是它策略的運用。按照俄共的說法，和平共存的主要目的是為「世界革命進程創造最有利的條件」（註四）。在歐洲方面，蘇俄的主要目標是：使美軍撤離歐陸。這樣，西歐將逐漸順服於它。值得人們注意的是，蘇俄加緊號召召開歐洲安全會議是與其在地中海軍事力量遽增同時進行的。在蘇俄大聲宣

傳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同時，人們又見到它在印度洋上勢力的成長。

最近，布里茲涅夫表示，願意在尼克森訪俄期間與他作「最大程度的實質性討論」。人們有理由相信，這個訪問胎死腹中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在尼克森抵達莫斯科以前這一段時間內，世界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不能說不會影響美俄會談深入的程度、會談的氣氛與成果。更不能說，沒有可能發生足以阻止尼氏訪俄的偶然事件。

最近，美俄雙方簽訂了兩國文化、科學等交流協議，美國農業部長在莫斯科與布里茲涅夫作了長談，長久未決的蘇俄償還戰時美債的問題又開始了談判，五月四日將再度舉行談判限制海軍以防止發生海上意外事件……等等。這些似乎展露了好的預兆。但是，更多的、更嚴重的有關雙方的衝突與鉤心鬥角的活動不但會抵銷、而且還會淹沒這些有利的因素。

首先，美國拒絕繼續參加巴黎和談。

然後，於三月底北越突然發動侵略南越的攻勢。在這次攻擊中，北越所使用的武器幾乎全是蘇俄供應的，北越用以擊落美國飛機的飛彈及雷達操縱之高射砲也是蘇俄的新產品。為此，四月十日在關於化生放武器條約簽字儀式中，美國總統尼克森面對俄駐美大使在其演說中特別說：「……：……：每一個大國，應該遵守這個原則：不應直接或間接鼓勵使用實力或武裝侵略對付其鄰國之一。」

在實際行動中，美國對北越恢復業已停止了四年多的空炸，並轟炸北越重要港口海防，毀及蘇俄船隻。事後美國一面表示「遺憾」，但同時聲明，凡援助北越進行侵略的國家也要共同負責。華盛頓方面傳出，如果北越所發動的侵略不停止，將不擬恢復巴黎和談。

現在，外界尚無法證明，這次北越發動侵略係受第三者直接鼓勵而發生，但是可以確定，此舉已在相當的程度上抵銷了毛匪與尼克森勾結對付蘇俄所產生的「效果」。

在中東，約旦與以色列的和解似乎極有可能達成，蘇俄認為美國在幕後導演。而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走訪伊拉克簽訂友好條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訪問土耳其，顯有所圖謀，難免不會引起美國當局之戒心。

三月廿二日，俄共頭子布里茲涅夫表示，蘇俄願意在「不放棄原則」下

尼克森訪俄之展望

，同美國擴大關係（註五）。易言之，蘇俄同美國擴大關係是有條件的。一般觀察家認為，布里茲涅夫現在對共匪的畏懼心並不大。蘇俄約有一百萬軍隊陳於中俄邊界附近，足可對付毛幫可能發動的冒險攻擊。因此，他不會急於降低條件與美國和解；當然作某些方面之若干程度之改善是可能的。因此，對美國總統莫斯科之行不應抱有太大的期望。

此外，西德能否通過西德蘇俄與西德波蘭條約對尼克森訪俄之結果也有相當影響。

尼克森在此次訪俄期間與蘇俄領導階層將討論的問題範圍勢必很廣，凡一切雙方存有歧見的全球性問題，以及美俄雙邊問題皆將列入討論。

在莫斯科方面，無論在什麼問題上將不會放棄「政策原則」；至於尼克森，就某種意義說來，訪莫斯科同訪匪一樣，是他個人競選下屆美國總統的主要活動之一，儘管他所打的旗子冠冕堂皇，實際上也未懷有太大希望。如果，蘇俄能夠作出一些不關痛癢的讓步使尼克森有一點點收穫固然是他所願意的。

可能列入討論的許多問題中，除了目前日益惡化的中南半島問題外，比較顯著的，尚有裁軍問題、南亞問題、中東問題、歐洲安全會議問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以及雙方經濟關係等問題。按照世界輿論推測，前述大部分問題除限制戰略武器外不會有多大具體結果。最多，雙方用較溫和的語言表達自己的一貫立場。

關於限制戰略武器問題，從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開始就輪流在赫爾辛基及維也納舉行過很多次會議，雙方在若干問題上都堅持自己的立場，也各作出一點讓步。本來第七回合談判預定於四月中旬在赫爾辛基召開，但經一延再延，現在尚未見確定日期。如果這個回合能在尼氏訪俄前開始舉行並有所成就，屆時尼克森可能在莫斯科簽訂一項協議以炫耀他訪俄的成就。布里茲涅夫最近特別提到：「我們認為蘇美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含有嚴肅的意義。談判成功的關鍵在於參與談判的雙方承認各國對等安全原則，並在實際上遵守這個原則（註六）。」

關於相互平衡裁軍問題似乎沒有達成協議的可能，因為蘇俄祇希望美國軍隊撤離歐洲，自己却不願從中歐與東歐撤兵，因為它怕這樣做會引起共產

集團發生類似一九五六年匈牙利與一九六八年捷克的事件。

關於中東問題可能達成武器限制協議。

關於蘇俄在印度洋發展海軍力量問題，美國可能會提出討論但不會有結果。

布里茲涅夫可能要求尼克森說明其與毛周祕密會談未發表的部分，要求解釋在「上海公報」中所說的「世界的將來，掌握在中美兩國人民手裏」。

在經濟問題上，可能找出改善美俄關係的可能。目前美俄雙方代表正在華盛頓討論二十九年來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通過租借法案所給予蘇俄資援借款問題。談判在一九四八年開始，一九五二年陷入絕境，一九六〇年再談亦無結果。到目前止，美國要求俄償還八億美元，俄祇願付出三億。此刻正在華盛頓的談判也許能作出一個折衷的方案，以便在尼克森在莫斯科同蘇俄領導人簽訂有關協議。

在美俄貿易方面，將有所成就，近年來美俄貿易額漸漸增加。蘇俄對美國的電子裝具與長期貸款頗有興趣；美國對蘇俄的取之不竭的天然資源感興趣，而美國國內即將感到動力枯竭。

誠如尼克森今年國會咨文中所提示，美國政策之重點在防止任何「進一步破壞戰略平衡」，他將勸說蘇俄放棄或減少核子武器的軍備競賽。如此或可消弭世界大戰，促進人類永久和平。這一點也許是他此行的主要的號召，也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主題。歷年來，美俄爲了軍備競爭已浪費重大人力財力，若能一舉予以解決實是一樁善舉。怎奈這乃是一個長久以來無法解決的問題，除非發生奇蹟，人們不會見到在這方面有什麼可稱頌的結果。

關於日本在亞洲的地位問題、亞洲安全體系問題也會觸及，同樣不會有積極的結論。

也許有人認爲，尼、布會討論如何制毛問題。按目前情形看，可能性很小；別的因素不論，單就實力而論，毛政權決不能成爲美國的或蘇俄的威脅，更不能構成美俄共同的敵人。另一件含有譏諷意味的事或可能出現，就是尼克森試圖調解匪俄爭執。當然，由尼克森調解匪俄爭執不會有什麼結果，但是尼克森果真這樣做，却是一件趣聞。

一般說來，與北平之旅比較，尼克森訪問莫斯科有較多的可能獲得實質

的，即使是很小的外交成果。共匪祇是願意把竹幕打開讓他進去，以產生它所預期的對自己有利的效果。蘇俄在這方面較共匪積極，至少如布里茲涅夫所說「蘇聯與美國改善關係是可能的。」（註七）

因此，在很多雙方歧見甚深的問題上，雖然不能獲得具體的協議，但是總可得着一些諒解、消除一些歧見。儘管在越南每天有人死於美俄所製造的槍彈之下，尼克森訪俄至少可產生一個短暫的和諧氣氛。

尼克森更將以登陸月球英雄的姿態回到華盛頓，加上訪問期間電視轉播，在他本人似乎已達到其目的的大部分，因爲這些對他競選下屆總統有利。在蘇俄方面，對尼氏的一切非文書性的談話將不會過份認真，因爲縱然這些話算數，也得在尼克森重新當選下屆美國總統之後。至於，蘇俄對尼克森連任的興趣如何，可從這次尼克森在莫斯科所承受的「殷勤」程度測知。

總之，把莫斯科訪問視爲美俄關係改善的一個起點，大致是正確的。雙方在宣傳上都以世界「和平」與「安全」（也許定義不同）爲其努力的目標，經過這次高層談判後，雙方距離能拉近幾步殊難揣測，但總不致變得更遠。

日本會因美匪勾結使其在亞洲的政治地位遽然下降，美俄也許經過磋商後，容許日本在亞洲保持與共匪平行的地位。

在美、匪、俄三角關係中，如果這個現象果真存在的話，匪俄任一方與美國加強關係則不可避免地加強它們之間的敵意；同時也會一面謀求進一步接近美國，一面增加對美國的憎惡。而使這個關係複雜化的原因就是匪俄內部存在着政治不安的因素。

註一：四月二日美農業部長訪俄，與布某晤談時，布某托轉達給美國總統之語。

註二：匪「人民日報」四月九日。

註三：匪「人民日報」四月十八日。

註四：A. M. Rumyantsev "Nauchnū Kommunizm", Moscow 1969, p-176

註五：俄「消息報」，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一日。

註六：同註五。

註七：同註五。